

穿衣琐记

□张正

(一)

也许，每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小美人鱼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种种奇特的梦想。

(二)

周日，回乡下为老父亲洗澡。老父亲已经86岁，瘫痪在床已有三五年，脑子也痴呆，现在连坐都坐不住了，是个随时会“走”的人。不管怎么说，定期为他洗一洗澡，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。其中的点滴，三言两语说不完。母亲形容：“每帮他洗一回澡，跟‘打仗’一样！”就说为老父亲脱衣服、穿衣服吧。因为大小便无意识，他早已被“剥夺”了下身穿衣服的权利，只有上身穿衣服，虽然是对襟的衣服，每次我都很难顺畅地为他脱下，有时就差把衣服扯坏。“抬，抬，胳膊抬一下！弯过来，弯过来……”每次，我发号施令，父亲都目光呆滞地看向一边，两臂僵硬，毫无反应。有过几次轻微中风，他右臂的活动能力明显不及左臂，

近乎残废，我又不敢用力太猛，怕伤了他。拄着拐杖坐在一边，暂时帮不上忙的老母亲提醒我：“你先脱好的膀子，再脱坏的膀子。”照这个方法执行，难度果然减小了许多。

抱进卫生间为老父亲洗澡，帮他穿衣服，再次成了一件令我头疼的“大事”，他身子僵直，怎么也不配合，我不得不把衣服扯得松松垮垮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能勉强为他穿上。这一次，我突然想到母亲的提醒：“先脱好的膀子，再脱坏的膀子”。我理好衣服去套他的好膀子，又想起这次顺序应该恰恰相反，应该是先穿坏的膀子，再穿好的膀子。去试，果然方便了许多。那一刻，我的兴奋，如同学生时代解开了道题：我成功了！

我为自己掌握了这样的生活经验骄傲不已，尽管这样的生活经验用得着的日子极少，很可能，只在父亲一个人身上发挥作用。

(三)

小时候，父亲肯定为我穿过衣服。他还帮我们洗过衣服呢。我出生那年（1971年1月27日，农历正月初一），年前年后，发生了两件对我成长很重要的事情：一是县城里的钢铁厂投产——地方志上至今记载着这样一句话：“（1970年）12月，县钢铁厂动工兴建。1971年7月1日28立方米小高炉点火投产。”二是父亲托关系招进了钢铁厂——没有这个厂，就没有父亲的这份工作；没有父亲的这份工作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生活更加艰苦。

父亲进厂上班，母亲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大集体劳动。有过那个经历的人，都知道那是怎样一种辛苦，战天斗地，非常劳累。我出生后的那一个个冬天，父亲有过一个非常暖心的习惯：星期六晚上骑厂里的“公车”——一辆破旧、笨重的“长征”牌自行车回到中后山区农

村的家，星期天帮家里挑水、机米、机糖、清理猪圈、翻整菜园；星期一起大早去城里上班，出发时，他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必定捆绑着一包包括我的衣物在内的脏衣服，他带进城，带到厂里，利用工余时间洗，晒干了，捆扎好，下个礼拜天再带回来。他舍不得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在家忙碌。也舍不得母亲去塘边，双手伸进彻骨的冷水里为我们洗衣服。母亲因为农村大集体劳动，因为我们，因为生活的艰难，落下了不少“月子病”。这些病，直到改革开放，农田承包到户，日子渐渐好起来，才慢慢地不再犯。

这个暖心的细节，是许多年前母亲无意中说起过的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为语迟穿衣服，为老父亲洗澡、穿衣服，我又想到了这个细节。

想起来，心里酸酸的，眼睛热热的。

“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”，时光漫漫，在生命的链条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环。

小时候，乡村的雪总是很大。大雪一停，孩子们就像出笼的鸟，要得疯疯癫癫。

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聚在一起，大家分作两派，一溜烟跑开，然后一声令下，便打起雪仗。“嘎嘎……”雪球流星般从身边飞来飞去。一不小心被雪球打中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村庄到处都是树，每一棵树都是我们的护卫，或追或逃，或躲或藏，喊声如潮，每个人身上都沾染着雪沫，雪地上留下一片凌乱热闹的脚印。

庄稼蔬菜写完了。我们就搜肠刮肚写别的内容。叔兄脑子活，一下想到村庄里许多人都是绰号。什么蜘蛛眼、牡丹花（脸上有疤痕）、好腿（瘸子）、大拉（爱吹牛），我也叫绰号“老鼠嘴”，那是我大姐家的表哥起的，只因我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角被同学揭发，表哥还当众让同学刮我的鼻子。叔兄揭了我的疮疤，我就掀他的伪装“大憋气”。每次，他跟人吵架，吃亏生气，就在心里一直憋着，然后假装一下子晕倒，吓唬人家。我们互相戏谑对方，又是一阵开怀大笑。

我们一路书写，从鸡舍猪圈写到牛屋草垛，从乡村小路写到沟渠渠梗，从菜地写到原野，从村庄写到河边……凡是我们经过的地方，总要留有墨宝，恨不得把积雪覆盖的大地每个地方都写满文字。

起初，写得毕恭毕敬，一丝不苟，写着写着，就不由自主龙飞凤舞起来。

叔兄的字天下无敌。竖如长蛇，撇捺像叉开的双腿，字绕得鬼斧神工。每次写完，他总要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一番。让人哑然失笑。

正写得投入，忽然看見雪地上冒出一只野兔，“兔子！兔子！”我们一边大声叫嚷，一边拿起棍子撒腿追起。那兔子跃过墒沟，飞上田埂，箭一般向小树林奔去。我们累得气喘吁吁，跑了一身汗，也没撵上。兔子越来越小，直到从视野里消失。雪地上空留一串脚印。

太阳出来了，村庄、渠埂、田野、河流渐渐恢复原样。我们那些墨宝被阳光收去珍藏。我们盼着来年再来一场大雪，书写新篇章……

不知不觉，时间把我们一天天像树木、庄稼一样拔高、长大、沧桑变老。流年里那种自由自在，纵横天地间的乐趣怎么也找不回来了，更勿论多大的雪。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土地承包到户，我家分到七八亩责任田，母亲高兴坏了。母亲说，万物土生，黄土能变金。天不亮，母亲就把父亲和我叫起来“打早工”，把耕地的边边角角，细细地挖一遍，砍掉藤蔓，刨去田坎上犁铧耕不掉的杂草，后来我才知道那活儿就是乡下人常说的“挖亩头”。

母亲告诉我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“亩头”挖好后，就要“积肥”。积肥就是到树林或田边地角，砍伐杂木、青蒿之类的植物，俗称“打蒿”，再用铡刀把砍来的“蒿”，铡成四五寸的短截，然后在田地中间挖一个大坑，把铡好的“蒿”堆放在一起，掩上一层土，让其上承日晒雨淋，下接湿热蒸气，在土里面“焐”，不出两月，就变成了上好的肥料。

母亲虽是农家妇女，但种地却是一把好手。七八亩土地，随坡就势，被母亲排列组合，都派上了用场。有水源的种稻谷，没水源的种玉米、小麦、黄豆、红薯、油菜、花生……季节不同，五谷杂粮，换茬播种，一分地都没闲着。种田种菜，越种越甜。

除了庄稼，还要种植各种蔬菜。母亲说，“菜园”就是农家的“脸面”，谁家“菜园”种得好，说明这

扬州得解放，周扒皮老婆卖冰棒，冰棒棒化成水，周扒皮老婆变成鬼！”

偶尔也会斯文几句唐诗。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

写着写着，就江郎才尽了。忽然想起庄稼蔬菜。于是，便从小麦玉米大豆高粱写到萝卜黄瓜青菜辣椒。因水平有限，叔兄把“辣椒”写成“赖饺”，我把“萝卜”的“夢”丢了草字头。我们彼此取笑，前俯后仰。

庄稼蔬菜写完了。我们就搜肠刮肚写别的内容。叔兄脑子活，一下想到村庄里许多人都是绰号。什么蜘蛛眼、牡丹花（脸上有疤痕）、好腿（瘸子）、大拉（爱吹牛），我也叫绰号“老鼠嘴”，那是我大姐家的表哥起的，只因我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角被同学揭发，表哥还当众让同学刮我的鼻子。叔兄揭了我的疮疤，我就掀他的伪装“大憋气”。每次，他跟人吵架，吃亏生气，就在心里一直憋着，然后假装一下子晕倒，吓唬人家。我们互相戏谑对方，又是一阵开怀大笑。

我们一路书写，从鸡舍猪圈写到牛屋草垛，从乡村小路写到沟渠渠梗，从菜地写到原野，从村庄写到河边……凡是我们经过的地方，总要留有墨宝，恨不得把积雪覆盖的大地每个地方都写满文字。

起初，写得毕恭毕敬，一丝不苟，写着写着，就不由自主龙飞凤舞起来。

叔兄的字天下无敌。竖如长蛇，撇捺像叉开的双腿，字绕得鬼斧神工。每次写完，他总要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一番。让人哑然失笑。

正写得投入，忽然看見雪地上冒出一只野兔，“兔子！兔子！”我们一边大声叫嚷，一边拿起棍子撒腿追起。那兔子跃过墒沟，飞上田埂，箭一般向小树林奔去。我们累得气喘吁吁，跑了一身汗，也没撵上。兔子越来越小，直到从视野里消失。雪地上空留一串脚印。

太阳出来了，村庄、渠埂、田野、河流渐渐恢复原样。我们那些墨宝被阳光收去珍藏。我们盼着来年再来一场大雪，书写新篇章……

不知不觉，时间把我们一天天像树木、庄稼一样拔高、长大、沧桑变老。流年里那种自由自在，纵横天地间的乐趣怎么也找不回来了，更勿论多大的雪。

田园美景

□李海波 摄

诗歌

千寻

(外一首)

□夏杨

当你不得不
独自面对一切
记得啊
你要坚强

当无常袭来
或许世界就此坍塌
你只有勇敢起来
才能守护所爱的人

来到这个世界
我们都带着各自的使命
落寞时提醒自己
除了你
没有谁是救世主

所以
当你醒来时
世界就醒来
你在
世界就在



满眼烟雨在东江

——读牟国志的历史小说《东江烟雨》

□陈雪

以往听闻烟雨一词，多是用于形容江南，以彰其朦胧秀丽、袅袅醉人之姿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墨客，都曾以江南烟雨之景、之名，吟诗赋词、纂文联对。初闻此书之名，未读之时，便觉此名画意诗情，但转念一想，烟雨之于东江，又似乎多少显得有点清冷、苍凉，难以说出东江的独特韵味。那么作者此书将东江冠以“烟雨”二字，更以此为名是何用意？好在有书于案，便也不必学那庄惠，于岸上纠结鱼乐与否，书中亲自走一遭，岂不自然云雾皆散，谜底尽出！

一遍囫囵，只识大概，但也知自己刚才的想法只是望文生义，落了俗套。作者此书以东江为名，对惠州近百年历史进行系统梳理，将一段段枯燥的历史片段进行整合创作，一个个历史故事被赋予独特的个体生命，尽显历史与文学碰撞、地域与文化交融的魅力。略作归纳便有如下特点：

一是叙事恢宏，大气厚重。此书洋洋二十八万言，以章回小说的形式，展示了惠州的百年沧桑。事发惠州，肇始鹅城，惠州有何渊源？鹅城从何而来？但见书中如此一蹴足道由来：“东江之畔，南海之滨，美邑惠州，天下驰名。古有‘缚葵’，秦属南海；隋唐为‘循’，南汉称‘祯’；宋避天讳，改‘祯’为‘惠’，木鹅渡江，亦叫‘鹅城’。”接下来便以故事出彩，一个个细节铺陈，一段段历史碎片，一节节时空穿梭，浓缩在章回之内，就是章节标题，也对仗工整，文采斐然。如开头的“庄稼人卖粮稻祸，天地会聚众谋反”“画师瀚墨描百态，响马东江劫商船”以及文末的“临危方显英雄胆，赴死犹壮正气歌”“消危局风声鹤唳，辟天地星火燎原”，等等。

二是以小见大，家国相连。小说以惠州一个大户人家何氏家族的盛衰命运为线索，折射出东江流域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。小说在将何氏家族与国家、

区域的时局命运联系起来的同时，又将惠州的乱世图景铺陈展开，军阀绅士、行商走客、秀才义士、土匪混子、市井百姓等人间百态，纷纷跃然纸上，尽展纸间。在纷繁复杂的叙事过程中，有条不紊，娓娓道来，故事情节处理得也十分细致到位，其中的“品书结缘”“赛诗择婿”、何浩天与李影丢“歪子”等情节描写，雅俗皆备，尽显作者知识储备之丰富、行文笔法之细腻娴熟。在小说叙述中还收录有《旧粤百态》画册的内容，其中多幅描绘了惠州当时的社会状况，如《惠州渡船被劫图》《惠州流民抢劫图》《惠州妇女行动图》《惠州犯人越狱图》《龙门无法验尸图》等，从这些画图中即可见当时惠州民风之彪悍，连妇女都敢啸聚山林，实属罕见！但正是因为“民不聊生”之始因，才有“官逼民反”之后果。

三是史料翔实，特色浓郁。小说开篇从清朝中后期切入，述至民国年间，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出一幅中兴盛世之后，社会混乱、民生凋敝、百姓流离失所、清王朝飘摇欲坠的浮世绘。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、市井俚闻、社会风貌、人情冷暖昭示了百姓的酸甜苦辣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珍贵的史料价值。为写出地方特色，作者对惠州民俗文史的考证倾下了工夫。书中写到清同治、光绪年间惠州商会时，提到各类商会五花八门，派别众多，如惠阳会、全胜会、聚福会、十庆会、仁兴会、麟麟会等，对这些会党的派别暗语、行规皆有深入的研究。清同治年间，何云彬病逝后的治丧过程，更是惠州当地民俗特色的一大展示，发丧、灵堂、超度、法事、奠仪、烛仪、香仪、挽联、祭文、择穴下葬等诸多礼数，交代得非常清楚，可见作者在此方面已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，如果没有对惠州当地风俗的深入研究和扎实积累，想要完成这样的章节创作，一定会捉襟见肘，苍白无力。

《东江烟雨》在展现东江百年生活大图景的过程中，一直以该地区的起义、革命历史作为故事主线，既列举了清末翟火姑农民起义、三点会、三力会等起义和结社行为，又写出了民国前后惠州地区历次革命风云——三洲田起义、七女湖起义、东征南讨、北伐、农运农会、抗日战争等时期的历史进程，尤其是翔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惠州的诞生、发展和壮大的进程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惠州籍的广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高怡波、中国共产党惠州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秋溪支部、被誉为“东江红都”的全国首批区级苏维埃政权之一的高潭、抗日战争中名震中外的东江纵队、粤港大营救中惠州地下交通站东湖旅店……这些记叙，凸现了惠州在历次革命大潮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，对读者了解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通读之后，为书中内容深深吸引，回味许久。待稍回过神来，才慢慢品味出作者在此书中以“烟雨”囊括东江的缘由：百年东江历史，其间经历过多少世故人情、百态生活，但于今日看，却都已成过眼云烟。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，若无这些文字留下，其间多少人、多少事会被深深掩埋在历史的沙砾中，不为人知、难为人晓。作者牟国志先生生于巴蜀，长于西域，其家乡历史与东江人文迥异，但作者南迁之后，很快便融入了这方水土，并以其深厚功力和独到眼光，将惠州百年历史烟雨细细写出，实为可贵。小说深挖本土历史，彰显地方特色，结构布局严谨，情节曲折生动，叙述以小见大，将个人命运、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，在为我们塑造出一位位生动的人物形象，呈现出一个个精彩历史故事的同时，又融进了浓郁的地方民俗文化，使此书成为一部既有历史价值，又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小说。

屋檐下的风景

□崔道斌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土地承包到户，我家分到七八亩责任田，母亲高兴坏了。母亲说，万物土生，黄土能变金。天不亮，母亲就把父亲和我叫起来“打早工”，把耕地的边边角角，细细地挖一遍，砍掉藤蔓，刨去田坎上犁铧耕不掉的杂草，后来我才知道那活儿就是乡下人常说的“挖亩头”。

母亲告诉我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“亩头”挖好后，就要“积肥”。积肥就是到树林或田边地角，砍伐杂木、青蒿之类的植物，俗称“打蒿”，再用铡刀把砍来的“蒿”，铡成四五寸的短截，然后在田地中间挖一个大坑，把铡好的“蒿”堆放在一起，掩上一层土，让其上承日晒雨淋，下接湿热蒸气，在土里面“焐”，不出两月，就变成了上好的肥料。

母亲虽是农家妇女，但种地却是一把好手。七八亩土地，随坡就势，被母亲排列组合，都派上了用场。有水源的种稻谷，没水源的种玉米、小麦、黄豆、红薯、油菜、花生……季节不同，五谷杂粮，换茬播种，一分地都没闲着。种田种菜，越种越甜。

除了庄稼，还要种植各种蔬菜。母亲说，“菜园”就是农家的“脸面”，谁家“菜园”种得好，说明这

家人勤快，脸上就有光。清明前后，种瓜种豆。母亲告诉我，种菜看季节，什么季节种什么菜。春天种莴苣、包菜、菜苔、土豆、洋葱。夏天种黄瓜、豇豆、辣椒、茄子、苦瓜、南瓜、葫芦、西红柿。秋天种夏天二茬的瓜豆瓜豆，还有扁豆、丝瓜。冬天种萝卜、菠菜、白菜。除此之外，菜地里少不了葱、姜、蒜、香菜、荆芥、薄荷、紫苏、韭菜、芫荽、藿香，等等。

母亲在老墙屋檐下挂上金灿灿的玉米棒、红彤彤的辣椒串以及大蒜头、老南瓜、黄葫芦、丝瓜瓢、柿子饼……一串串各色果实，就像老妇穿上了花衣裳，立马鲜活起来。感觉母亲就是一位高超的民间绘画大师，那一串串丰收的果实，就是勤劳母亲挂在屋檐下的中国画。

母亲常常说，人勤地懒，家里粮仓满。每次回家，看着屋檐下悬挂着一串又一串的五谷瓜果，我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陶醉。其实，老家的屋檐，就是母亲的展厅。年复一年，母亲用辛勤汗水和布满老茧的双手，精心描绘着一幅幅五彩斑斓的丰收图画。如今，母亲虽已去世，但老家屋檐下的风景，却愈来愈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里，冰雕玉琢一般，永远无法抹去。